

福履理路詩鈔

避難移居西南郊外忽忽已初夏矣感物賦此

世不能平心強平。索居陋巷寡謀營。苔衣淨滑真難

唾。烏唱清圓頗可聽。聊避亂離全縶命。敢拚頽廢了

餘生。閉門謝盡紛繁事。十載從茲且讀經。

題茂名周鑑澄詩草



佳句初看孔一塵。

一塵為錫鑿友亦為名人

鑑澄又復以詩聞。以領

南詞客今多少。屈指吾將添兩人。

讀文道希先生遺詩

并序

文道

文

希廷式清季一詞人。而其詩亦甚佳。不避新事

譯語。在當時與黃公度相伯仲。然知之者不及公

度之多也。遺詩為葉玉甫恭綽輯刊。余於家兄樸

安處得讀之。為作此詩。

見說誦詩聞國政。晚清作者抑何稀。今人只識黃公

度。我欲兼收文道希。杜律亂離皆史乘。屈騷忠愛畏

讒譏。此編百讀應無厭。僅謂工詩却又非。

題郭步陶西北旅行記

讀破三千卷。輸君萬里行。採風知和疾苦。訪舊識劉盈。

謂秦漢故都也

陵谷今何似。關山路幾程。歸來成此冊。一記

分明。

題奈何集

越語榜人曲。吳趨子夜歌。我非桓子野。今亦奈何何。

題胡宅梵勝月吟贖

吾宗勝月居士。性耽吟詠。五言直入陶謝之室。昔

嘗

曾問詩法於余。然其佳處非余可及也。邇來從弘一

法師學佛。所作尤超悟焉。刊勝月吟贖。囑為題其

卷端。因成此章贈之。

吾宗月居士。逸趣孰能同。守拙得真意。

淵明詩字掛歸田園

吟詩有古風。只因心跡靜。

謝客詩心迹双寂寞

便覺語言工。怪

底能超悟。聞君事遠公。謂弘一法師

陳柱尊先生一衣一帽著之三年有勸之換季者賦詩以答並以示予余讀罷書此贈之

一衣一帽度春秋。堪比先賢兩龍裘。晏子固然能節

儉。嚴光更不事王侯。浮生家產無多許。當世風標最

上流。最上流三字見羅隱詩應笑矯情王介甫。辛辛苦苦果何

求。

不翦髮月餘矣。今日試翦為之一快。戲作此詩

叢生兩鬢寸三餘。嘴上髭兼鬢更有鬚。一試并刀真快

事。萑苻滿地盡刪除。髮身兩保終疑孔。毛我兼為亦

笑朱。謂學少年吾豈敢。旁人切莫亂猜予。程子詩時人不識予

心樂將開學少年偷

早秋南窗所見

漸看蜀黍減濃青。偶有孤蟬唱晚晴。一段江山蕭瑟
意。倪迂未必畫能成。

常盤卿自東臺來過訪寓旅廨話舊信筆書此

留汝西窗話夕話陽不辭言短雨情長。匆匆一別過殘

夏。又見江南秋葉黃。

秋日過江灣路故居時去中日一二人之戰已

半載餘矣

劫後重來故扉。西風人瘦蓼花肥。時見蓼花紅艷可愛御人只

管言興廢不識當前丁令威。車夫為言戰區遺跡某街某巷不知皆余舊遊

地也

後二日再過江灣路故居

羸車重過舊江村。門巷蕭條路不分。風刷雨淘經半

載。瓦堆猶有拾荒人。

戰後過寶山路

短陌長衢。總廢塵。瓦堆餘跡。興誰論。偶然一角頽樓。
在。付與荒攤賣餅人。

秋日早起登樓最高處野望

小樓寂寞似荒庵。養病閒居亦所甘。聽罷西窗連夜

雨。起看黃葉滿江南。

九月杪。孔一塵自粵東來過訪。縱談是日天氣

甚煖。喜而賦此。

南窗今日秋陽煖。宜汝新從熱帶來。此際嶺南應更

好。早梅晚菊一時開。

江灣路旁田中黍稷

臨風瘦幹忽低昂。長葉還如舞袖張。問道婆婆知倦否。答言辛苦為風忙。

秋夜村居

秋蟲个个喜光明。就我書燈撲我屏。萬態千形吾不識。可憐一樣有心靈。

食栗

老栗風乾美絕倫。終朝剝殼不辭勤。忽疑身在洪荒世。橡食巢居作野人。

糖炒栗子

街頭見汝意難忘。不為糖甜只為香。底事買來翻不

食。可憐微物係興亡。

相傳糖炒栗子。宋時行於汴京。隨南渡而傳。至江左也。

產也

菊影

涼月真如女畫宗。粉牆潑墨作秋容。為何不赴沙龍選。只在寒家寫一叢。

秋夜

秋窗寂寞有孤星。徹夜窺人閃一睛。但使能通無線電。予情便訴與伊聽。

金神父路晚歸

金神父路西愛咸斯路轉角。有空地一方。東南二

面。圍以石欄。高才及頂。西連淡井廟。北有洋樓一

所。似為西人別墅。老樹蒙密。亂草叢生。間有石人

石馬。點綴於其間。往來於西愛咸斯路者。見之了

了。知為古墓。而不知為誰氏。一日由淡井廟後迂

迴至其地。尋得小石碑一方。題云。張尚書墓界。然
此是界碑。非墓碑也。翁仲二人。東西对立。石馬二
匹。與仲翁相向。又有石羊一頭。銅獅一頭。銅獅為
西人所新置者也。然尋墓碑不得。悵然而返。檢上
海縣志。張電。字文光。號賓山。明嘉靖時人。官至禮
部侍郎。卒。贈尚書。賜葬淡井廟里。是所謂張尚書。

即張電也。墓前人馬。變為他人園圃中點綴物。張
電早能料及。何必多此一舉。淡井廟西不數十步。
為逸園跑狗場。深夜跑狗。電燈通明。余每於寒夜
晚歸。駕車過此。輒有無窮感慨。信口成吟。不自知
為何体也。
朝拂
面輕寒。利若刃。尚書墓外晚蕭蕭。可憐月白向風清。

夜翁仲。聖言看狗跑。

贈屋角老松樹

每日清晨角行折腰長。揖老松清愧。余亦有凌霄志。

骨力終嫌不及卿。

以氣節自負者往往自比松樹古詩中屢見之然此擬太過反是徒

作大言畧不切實今余力弱此病非自視太卑也自記

天燭

又作天竺又作竹植物名冬日結子作深紅色

苦心孤詣向誰論。熱烈情懷只自稱。拚灑胸頭千点

血。造成雪裡一團春。

初夏因社雅集覺園攝影題此

夏初風物尚清新。况復名園隔俗塵。湖海相逢成此

社。杯盤小集亦前因。唱歌鳥子能驕我。吹沫魚兒不

避人。半日匆匆容易過。合留此影待長稱。珍。

福熙路上作

并序

上海市農會。以五月二十二日為崇農節。各報多有記載。余於是日過福熙路。哈同花園外。園中老樹蔽天。有布穀鳥時時一鳴。令人聞之。真有無限感慨。信筆書此。寄示同人。

外。布穀時時叫一聲。

法國公園

頭上高枝作傘撐。腳跟淺草毯鋪青。群雛鳩舌擗沙。戲一叟。虬髯帶杖行。放眼敢云猶未適。撫心終覺不能平。馬斯南路歸途緩。聊把新詩付晚晴。

早秋兆豐公園

兆豐幾見歲能豐。便說豐年民亦窮。到此却為有錢者。來游誰是主人翁。蝸蟻著力喧殘暑。荷芰無聊媚晚風。世事早知無可問。為何枉自叩鐘。銅鐘園中有大銅鐘置草地上能叩之不能發聲

王均卿先生卜築吳門遷移有日賦此贈之
偶然買得近城山。築室編籬十畝間。儒者多聞以為

富。人生百事不知閒。隱無大小隨時會。物有遷移付
靜觀。他日吳門訪君去。定知園有竹千竿。

寄王均卿先生吳門

先生大我二十歲。當時交遊稱忘年。及今又已卅餘
載。眼前滄桑幾變遷。但祝晨夕加餐飯。須知清閒即
神仙。一樣高齡古稀有。布衣足以傲清乾。

徐家滙訪明相國徐文定公墓即題公逝世三

百周紀念冊

墓下追思先哲風。知兵知曆亦知農。農。老成謀國喪雙

士。新學開山第一功。可憐歎滄桑屢遷變。至今民俗

尚過蒙。愚後人到此真慚愧。空讀詩書用已窮。

春夜偶書 并序

二月二十四日燈下讀報。知昨夜有人在滬試演
崑曲。座上客為之滿。所演者為牡丹亭還魂記兩
齣。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恁看得這韶光賤。是曲中
名白也。忽有所感。信筆書此。不自知其為美為刺
耳。
擢 瑜 新展數片紅。一曲清歌萬巷空。拚却春宵如許

好。清磨風片雨絲中。

南社臨時雅集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四日。南社臨時雅集於新亞

酒樓。賦示亞子及諸社友。

高樓百尺聚群英。廿五年來證舊盟。老友於今半生

死。時俞劍華龐辟子余天遂鄭五雲汪南阜傅鈞安
雷鈺崖高劍公朱良任陳巢南諸君皆已先歿物



故初心終不負幽明。曾如草向春前綠。仍得松留雪。
後詩文藝復興方有待。吾人責任莫言輕。

過黃家關并序

黃家關在上海西門外。元時黃銘居此。有西郊野
趣軒。人稱為西郊先生。余昔曾賃居於此。幾及十
年。惜未聞有西郊野趣軒故址。今復過此。見新築

市房甚多。余為所居處。已不可復識。偶有所感。信
筆書此。

十年曾住黃家關。不識西郊野趣軒。此日重來尋故
址。舊曾遊處亦茫然。匆匆人壽能有幾。耿耿余憂未
易捐。寫下者篇何所用。敢云欲借一詩傳。
夜坐

不展吳棉。軟被窩。夜深獨坐欲如何。今宵要試些些
法。調遣遣茶兵敵睡魔。

輓潘蘭史先生

睡鬢香。鬢叟曾遊大九州。襟期輕萬事。唐詩心經萬事如鴻毛詩

卷足千秋。忽爾驚長逝。淒然憶舊遊。遊過前淞閣。風雨

滿樓頭。

內園

百折猶難盡。深知費翦裁。景從詩裡得。人自畫中來。

泉石無古今琴樽有盛衰。洛陽一篇記。把卷不勝哀。

夜過黃浦灘公園

怒潮力弱已無權。皓月收光不敢圓。海市千輪轟破

地。蜃樓萬火赤燒天。民貧未見繁華歇。時變空悲世

運遷。欲喚春申君。一向幾時容我泊漁船。

二十五年元旦

非閑字歲不成眠。曉起書懷寫此篇。寥落江山悲古
國。紛紛感逼中年。除非苦幹無長策。未信偷安是萬
全。新酒舊瓶君莫笑。敢云欲借此篇傳。

二月七日南社紀念會聚餐同興樓

春燈影裡試瓊筵。白也也能狂。米亦顛。幾復規模存

一脈。永和人物備群賢。眼中世事成陳迹。席上豪情

似往年。新酒舊瓶誰管得。只貽朋好不須傳。末句借

黃語酌
改一字

題春雪集 并序

春雪集者。清嘉慶時上海李筍香公均嘉先生吾園

雅集唱和之作也。先生以藏書著稱。吾園為其棲
遲地。春雪集多一時名人詩詞。原刻本久不易見。
其後人柳溪兄出以見示。並囑題句。

淺草斜陽半段涇。

吾園遺址在半段涇

當年曾此集群英。何堪

世事經桑海。細把詩篇認姓名。春渚一圖猶鬢鬢。

先生有春渚曉吟圖

吾園片石尚分明

吾園二字為先生手書石刻猶存柳溪藏

本有拓自將此卷觀摩後。應信連城價亦輕。

為黃天廬題上官周畫

竹莊老人上官周。云是閩海之逸民。一手好畫不肯

作。偶然落筆如有神。此幅疑是自寫照。一足赤裸頭

垂巾。仰面穩坐手把卷。眼中豈有漢魏人。俗人見之

不甚愛。使墨寶長湮論。今日忽為天廬得。合亦

是有緣因。願君珍重慎防護。莫使畫中老人化為神仙上天去。

班園雅集賦呈簡又文

豈惟游藝老年華。席上還多革命家。如此江山忍沈醉。獨醒長飲一杯茶。

高劍父畫師遊喜馬拉雅山歸重逢滬上賦此

為贈

萬里遨遊後。重逢把一杯。征塵無用撲。本自雪山來。筆墨逾蒼莽。音容未老衰。謝君多念我。舊事話依徊。

贈劉三

江南劉季子。名字世間聞。太白能埋友。廬陵善表親。文章閎至性。行誼係人倫。肯逐_經生輩。徒知誦典

墳。

病中食瓜

并序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間。忽患熱病。以重價購得隔年西瓜一枚。重二十五磅。啖其大半。胸襟頓暢。並服其他涼藥。病因以愈。信筆書此。

苦。今後須鋤十畝瓜。

淡井廟古銀杏

并序

淡井廟在今西愛咸斯路金神父路相交處。古所

謂淡井里也。廟始建於宋代。今則屢次重建者。其

前有古銀杏一株。相傳為元代物。今枝葉猶青。幹

上有巨洞。鄉人謂窺之。有所見。可卜吉凶。蓋樹老

閱歷深矣。然上海市舶司始設於宋代。確為何年。則編考不定。能便使此樹有知。問之。將亦不能答。因戲作此二十字。

銀杏幾百歲。自負通今古。我問市舶司。銀杏却無語。

題靜安寺三寶印

并序

靜安寺相傳創建吳赤烏時。然其說殊不確。古名

重元寺。唐名永泰禪院。宋改今名。寺址初在吳淞江北岸。宋時遷至蘆浦。即今所在地。徐蔚南先生集上海境內諸寺之印於一冊。洋洋大觀。同人一

一記述寺之沿革。余分得靜安寺記述既畢。復繫以小詩。

但逢白紙便題詩。到處題詩不算癡。只要再經千百

載。此章貴比赤烏碑。

題雲漢昭回之閣石刻

并序

雲漢昭回之閣。宋淳熙十年學士錢臣良建。所在
地不能詳考。閣額宋光宗為太子時書。後摹刻於
石。存靜安寺。今問之寺僧。初亦不知所在。搜訪久
之。得於壁間。壁前復建屋。其空地如狹巷。僅容一

側身行。石尚完好。無損壞。遂拓歸。

當年雲漢昭回閣。太子親題筆力雄。在昔曾將青石
刻。於今不見碧紗籠。拓碑小技從茲試。別蘚閒情亦
復濃。莫訪錢家追舊事。滄桑欲說已無從。

題陳忠愍公遺像

并序

陳忠愍公名化成。清道光時中英之役。守吳淞砲

壺而戰死者也。此像為舊木刻。墨印單色。復以彩
筆著色。奕奕如生。原像藏南洋中學圖書館。自今
徐蔚南先生借描一幅。送上海市博物館。余得展
覽。為題一律。

慷慨捐軀死戰場。至今遺貌尚堂堂。試看後起誰能
繼。益念斯人不可忘。打岸海潮空激楚。弔人江月亦

淒涼。展圖颯英靈在。忍見吳淞砲壘荒。

烏泥涇訪古雜詩

并序

烏泥涇在上海西南。為上海與松江（舊華亭縣）交
界處。宋元時繁盛市鎮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錢
選青先生約遊其地。尋最閒園遺址。問寧國寺故
跡。吊鄒烈士之墓。懷黃婆之遺風。竟日而返。得詩

十首記其事。同遊者徐蔚南、蒯斯勳、郭孝先、李純
康諸先生也。

剖後錢糧廟。但存牆半堵。一雙石獅子。依然守門戶。
乘滬閩長途汽車。至錢糧廟站。下車。錢糧廟不知
所祀何神。廟亦久燬於火。但存頽牆半堵。及前石
獅子一雙而已。

我來夏秋間。草棉花正開。臨風慕黃婆。民生關我懷。
黃婆元時自崖州來。居烏泥涇。教授種棉織布之
法。其利甚溥。今居民多以種棉為業。此時夏秋間。
棉正開花。行棉田中。不覺臨風追慕黃婆。
宋元繁盛地。昔聞烏泥涇。今日至涇上。無限思古情。
烏泥涇為宋元間繁盛市鎮。涇亦甚寬。今涇漸塞。

沒。僅存一線而已。徘徊涇上。不無今昔之感。
昔是賓賢里。萋萋草滿堤。依稀橋上字。認是郭經題。
烏泥涇鎮。又名集賢里。舊志稱有田父得碑。曰集
賢里。故以為名。而集賢又作賓賢。今跨小浜。有石
橋。曰賓興橋。水已涸。石上有字。至橋下視之。認為
郭經題。郭經。明弘治間上海知縣也。

當年賣花處。猶喚賣花橋。不見賣花人。夕陽空無聊。
賣花橋為當年賣花處。可想見人煙之盛。

草堂亦將圯。何況最閒園。堂額數行字。遺跡恍惚存。
元季。江陰王逢避亂寓上海。初居青龍鎮。後遷橫
泖。再遷烏泥涇。築最閒園。今遺跡已無存。惟有老
屋三間。堂額曰閒閒草堂。左有跋語。已剝落不可

盡識。僅依稀可見。席帽尚存。山
人云云。席帽山人。逢別號也。因知此堂必為最閒園遺址。
予是日除此詩外。別有詩四首。

昔慕烈士節。愛讀革命軍。今謁烈士墓。悵然又何云。
謁鄒烈士容墓。烈士。四川巴縣人。清末以著革命
軍觸清廷怒。死於獄中。華涇劉三收其骨而葬之。

其舍旁。民國後遷葬於此。墓前石表。猶當年始葬
時所立。從舊墓遷來。所以志緣起也。

黃婆墓已荒。棉田空夕陽。遺愛在人心。墓廢亦何妨。

黃婆墓在甯國寺旁。墓已久廢。僅存址於棉田

夕陽間而已。然黃婆遺愛永在人心。墓之存廢。不
足計也。

大殿久已圯。空有遺址存。老僧種桃花。真如武陵人。
甯國寺。吳龍華南北相望。宋隆興元年建。明天啟
元年。張所望重修。清道光間。廢。今尚存觀音堂。老
僧常德居之。以種桃為生計。當年大殿遺址。遍植
桃樹。此時桃正熟。常德採以供客。得啖一飽。飽。
老僧獨好客。餽我桃一筐。市上費錢買。此滋味長。

午飯於寺中。臨行。常德餽余等桃各一筐。

訪最閒園遺址

并序

最閒園遺址。在上海烏泥涇寶賢里。園為南宋張

氏故居。元至正二十六年。王逢自橫泖移居於此。

築儉德堂。園中有藻德池。懷新坂。樂意生香台。幽

貞谷。濯風所。臥雪窩。流春石。海曙巖。諸勝。逢字元

吉。江陰人。避亂於上海。初居青龍鎮。繼遷橫泖。繼
遷烏泥涇。明史附戴良傳。著有梧溪集。園久廢。今
其地有老屋三間。堂額曰閒閒草堂。左有跋語。剝
落殆盡。有席帽山人云云。尚依稀可辨。席帽山人。
逢別號也。故知此為最閒園址。而此老屋似為明
人所築。今有一老人居之。寒苦殊甚。堂中雜陳農

織器具。蛛網與塵埃。滿佈窗戶間。堂外清水一泓。
石磴數級。疑即當年藻池。德流春石等遺址。水邊有
皂莢樹。似不甚古。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偕友人訪
其遺跡。徘徊樹下。張然久之。成詩四首。示同遊者
錢選青。徐蔚南先生。
昔日最閒園。今為閒閒堂。額上山人名。剝落不成行。

問之居此者。語焉不能詳。
門外一泓水。清可鑑鬚眉。此是流春缸。抑是芷藻德池。
仰叩皂莢樹。問他知不知。
我來歎已晚。不與山人遇。一邱久已平。一壑在何處。
歸讀梧溪集。歷歷如可睹。(逢名其邱曰先民一邱。其壑曰先民一壑。)

山人去已遠。遺集世猶尊。因之園林美。得藉文字存。
然既有文字。何必真有園。(清初戴南山有意園記。僅有記而實無園。今竊用其意。)

過味蕪園遺址

并序

味蕪園。原在靜寺路。本為西人格龍氏別墅。清光緒八年。為無錫張鴻禔購得。題曰味蕪園。又稱為張園。建時地二十餘畝。歷年展拓至七十餘畝。有廣廈一所。曰安塏。第頗宏敞。具饌可容千人。西南隅有高樓。可望遠。自光緒十一年開放。任人遊覽。

約歷三十年而廢。今靜安寺路麥特赫斯脫路間
為其遺址。已改建市房及住宅矣。
千人曾記試芳尊。一客重來踏路塵。空負味蕪名字
好。可憐不識太湖蕪。

過愚園遺址 并序

愚園原在靜安寺東北半里許。清光緒十六年。四

明張氏所創葺。後屢次易主。民國五六年後廢。
今西區愚園路。即以園而得名也。園未廢時。其假
山上有花神閣。春秋佳日。遊屐甚衆。車軌所經。猶
如昨日。乃忽忽二十年矣。

偶過愚園路。園荒名尚存。東風長芳草。何處問花神。
半淞園 并序

半淞園在滬南高昌廟路。為姚伯鴻所築。民國七年築成。占地六十餘畝。地濱黃浦。故獨得水之勝。堂榭花木。安排妥貼。常年售票。任人遊覽。半淞園之命名。係取前取淞半江水詩句中字。然其地實濱黃浦。而無關吳淞江事。此名但可謂之為借用而已。是亦談半淞園者所宜知也。

草堂園有江上草堂小築。傍黃龍。黃浦本名黃龍浦。便使塵襟一洗空。等是烟波半江水。何妨借取號吳淞。

雨園 並序

雨園在江灣路花園街之北。與虹口公園隔滬路軌道東西相對。為鄧雨農氏別業。小有堂榭花木。

園中設高而大球場。任人遊覽。兼售茶點。亦上海園林中之別具風格者也。

春秋風日麗。最好打球時。縱使園名雨。誰知晴亦宜。

膠州路公園 并序

園在膠州路。去家兄樸安之居甚近。因同一遊園。不甚大。中間為球場。另闢一角。徧植諸種草木。一

一以小木牌書中西文標明名目。以素所不知者為多。

小園近在膠州路。夏末貪涼偶一行。到此自漸無見識。眼前草木不知名。

買花

但能^住在處便為家。一飽熙熙生有涯。省得幾錢無別

用。傾囊恰。敲買閒花。

雖然數葉不成柯。亦覺窗前綠意多。不向洛陽誇富

貴。姚黃魏紫奈余何。

贈長沙陳生竹影

七言上口字琅琅。義實情真獨擅場。一自靈均賦騷

後。至今詞客出三湘。

贈江南孫生冠雄

千言下筆氣如虹。年少能文亦自雄。豈似當年孫老

大。只憑武力霸江東。

為陸丹林題韓心丹女士遺作水墨山水

纖纖素手畫中豪。不著丹青格更高。幾筆江山信吾

土。願君珍重莫輕拋。

暮寒

疎燈落葉暮寒時。漸覺西風鬢髮有絲。却憶放翁不
知老。白頭猶寫抗金詩。